第五十战 能量之球

答辩结束后，言澈便是彻底松闲了下来。直到六月中下旬的毕业典礼之前，除了要花半天时间办理离校手续外，期间等着拿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即可。

于是在这大半个月里，有的人已经提前入职，有的人在答辩结束后便回家享受被父母宠爱的生活，有的人则背上行囊，去往祖国各地进行毕业旅行。

安容与对硕士毕业生的这些例行安排不甚了解，只不过倒也听过班上的一些人打算8号当晚一起去酒吧庆祝成年，也有些人约好一起出去旅行，谈笑间的期待愈发浓烈。

不知道言澈去过酒吧没——安容与心想到。不过以自己对他的了解，多半是没去过。虽然以前跟着钦不语他们去见识了好几次，谈不上多好玩，但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奇妙体验。只是每次都在十点时就准时被钦不悔一起提出来送回家，对于夜世界来说，那才是精彩的开始。

说起来还要感谢这位大哥，因为安容与确实没觉得酒吧有意思，一群看起来极度自我的人或在舞池中央扭动腰肢，或在吧台上顾自买醉，偶尔还有些没眼力见的男男女女走过来搭讪，丝毫不介意其未成年的身份。其中竟还有些钟情于小男孩的奇葩，往往喷的他一脸酒气，仗着酒后都是无心之失而死皮赖脸，有几次还险些打起来。

啊……要是考完试也能和他一起出去旅行，看看这个世界就好了——在某个课间听别人讨论时，安容与如是想。

时间悄然从身侧离去，以往觉得度日如年的单调日子，在此时却又无比珍惜。十八年华的孩子们，即将踏出新人生的第一步，迈过一个分水岭，走向千万条再也难以交错的分岔路。

小情侣们开始泪眼婆娑，相约好报同一所学校，再续前缘，绝对不能沦为与寻常人一致的“逃不过毕业的恋人”。单恋的少男少女更是抓住机会，或表白，或偷拍，亦或是静静坐在课桌旁，呆呆观看着心上人的一颦一笑，仔细收进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

人们对初恋的解释也各不相同，大部分人都说是苦涩，任由你如何精心栽培，最终都结不出好果子。有些人说是注定走不远，当踏上社会后，才会发现年幼的自己是多么天真，天真到想要守护一份过于天真的爱情，保护一个与自己同样天真的人。

一个星期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在全校师生的参与下，上附校园在一个半天之内变成了高考考场。一切布置完毕后，再经过一天的休息日，这风起云涌的校园便要迎接成百上千的高三斗士。

6月6日，因为不需要看考场，所以安容与打算在家随便过一遍知识点和公式，晚上早点休息，养精蓄锐。

午饭过后，他正打算看演言澈整理的作文素材，就收到了正主的信息。

【在家吗？方便我过去一趟吗？】

没有经过任何思考，他笑着回了个“哥，等你来”。

不一会儿，言澈提着两杯果茶敲响了大门，温婉笑道：“同学，你点的外卖到了。”说着晃了晃手中的饮料。

安容与笑嘻嘻地答道：“哥，你来了。”一边用手接过出了一身汗的果茶。

依旧是他喜欢的西柚冰茶，少冰少糖。自从在言澈手上喝过一次后，他就爱上了这亦甜亦苦的滋味，总能想起那一日间接接吻的画面。

言澈此次过来并不单纯是来送饮料的，他扬了扬手中的手写资料，短短半天功夫，他便又整理出了一些各大名师认为有极大概率会考到的体型。

将这十道大题吃透后，已经是下午六点。言澈合上习题册，收拾好书包后，定定看向安容与，郑重说道：“早点休息，晚上别看书了。”

安容与呆呆地点了点头，也直直回看过去，心中又有千言万语：这大概真是最后一次补课了吧，真是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

言澈又说道：“我相信你。不管结局如何，不要给自己压力。”

安容与笑着点点头，想要开口说几句，却又突然哽咽，直忍得喉咙哑痛。

走到小区门口时，言澈转身问道：“明天几点出发？”

安容与：“八点去，老师八点半在学校等我们。”

言澈笑道：“好。今夜，做个好梦。”

安容与：“哥，你也是。”

原以为晚上会紧张得睡不着，结果竟是头沾到枕头便睡着，梦里还见着言澈在高考结束时于校门口等着，然后他递上了那封情书，两人紧紧相拥，执手离去。

这一觉结结实实睡了九个小时，六点起床后，照例出去跑了两圈，洗完澡后精神抖擞。七点五十背上行装出门，结果在楼下看见了言澈。

言澈难得穿了件大红色的T恤，瞅着安容与出来，笑容似盛夏凉风一般，看的人心情舒畅。他扬了扬手中的黑巧克力，说道：“考前吃两块，别晕倒在里面。”

吃了个十一分饱的考生欢天喜地地接下来那块巧克力，笑道：“哥，你对我太好了！”

言澈摸了摸傻小子的头，说道：“辛辛苦苦种了两年半的白菜，明天就验收完了，得赶紧再加点养料。”

安容与也身着便服，依然是熟悉的大字报风格，配一双拉风的篮球鞋，简单帅气。一路上碰见不少同校考生，纷纷朝他打招呼——顺便靠近了瞅瞅这位校草的绯闻男友。

到了学校与班主任见面后，又是一番老生常谈，考生们便要四散开来，寻去各自的考场。

临行前，言澈说道：“你的手借我一下。”

安容与老老实实地伸出右手，被对方一把握住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便听到对方说：“将我高考时的好运都给你，愿你旗开得胜。”说着还装作传功一般抖了几下。

两只手掌都变得温热，在短暂的交汇中愈发滚烫。恋恋不舍地离开言澈，准考生一步三回头走向战场。

开考前，他吃了两块巧克力，之后便揉了揉头发，让自己的呼吸与心跳平稳了下来。

铃响。

整场考试都沉稳的不像他，之前预想的紧张慌乱都不见踪影，不仅提前二十分钟写完试卷，还认认真真检查了一遍。

之后的考试也都风平浪静。言澈一路陪着去学校，又一路送他回家，每场考试前还会给他运功。虽然并没有感觉发挥超常，但也绝对不枉三年的时光，与言澈的那些心血。

最后一门考试前，安容与小心翼翼地将那封情书塞进书包夹层里，打算今夜迈向新的人生。

到了快结束的时候，考场内的每一个人都变得愈发躁动，几乎要同时开始倒计时，迎接未知的人生。

在万众期待中，标志着高中时代就此终结的铃声准时响起，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在此刻脱胎换骨，整间学校传来一阵又一阵的高声欢呼。今日过后，昔日战友即将分道扬镳，走向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体验新的欢愉痛楚。

安容与揣起书包，几乎是一路狂奔跑向门口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他朝思暮想的那个人就站在最前方，那熟悉的笑容直教他沉沦痴狂。

周身的景物已经被自动屏蔽，言澈张开双臂，迎接着他等的人。

那个怀抱就像是一块磁铁一般，隔着百米的安容与就这样被轻松吸了过去，重重扑在那具修长的身体上。

“恭喜你。”言澈从背后顺了顺小战士的毛，在耳畔轻轻说道。

“哥。”紧绷的弦终于蓄势放了出去，安容与竟感到鼻头一酸，接着便心慌意乱。还没想好该说什么，就被另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所有思绪。

“容儿！恭喜你解放了！”声音的主人正是钦不语，笑盈盈地从言澈身后蹿了出来，“哟，眼睛怎么红了？”

笑容僵硬在安容与脸上，从言澈的怀抱里出来后，他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你忘了哥哥那天答应你的？等你高考完后带你潇洒。”钦不语揽过他的肩膀，也不生气，“你就不能先表达一番你的激动之情吗？”

“非得挑今天？”计划突然被打断，安容与自觉连脑子都不太好使了，连忙看向言澈说：“我有约了。”

“说好高考完就是高考完，我和小澈都说好了，咱们一起玩。”钦不语说完又去勾搭言澈的肩膀，动作娴熟自然，“是吧？”

“嗯，刚才等你的时候都说好了。”言澈笑道，语气云淡风轻。

真是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。但既然言澈都发话了，安容与也不再多说，大不了当那探照灯是空气。

钦不语打了个电话后，拉着两人就往不远处的停车场走。本来安容与一人就已经够打眼的了，加上言澈和自带聚光灯特效的钦不语，简直要在人群中闪瞎路人的眼。偏偏钦不语还乐此不疲，时不时对着偷拍他的人坏笑摆姿势，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。

两分钟后，地下停车场开出来一辆Bentayga，司机下车为他们打开车门，一位一位送上车后，朝着市中心开去。

Bentayga平稳行驶后，钦不语转过头说道：“先带你们吃饭，晚点儿……咳，想让你们帮我个忙。”

安容与嗤笑道：“我就说你能有这么好心？说吧，什么忙？”

钦不语收敛了滑头，稍稍有些红了脸，答道：“晚点陪我去个酒吧，我……嗯，约了人。”

安容与饶有兴味地挑了一下眉，说道：“不悔哥十点就来接你，你还有时间去酒吧约会？”

钦不语闻言倒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解释道：“哈哈，我这不是沾你光了嘛。我说你高考完，无论如何都要带你玩个痛快。”接着又收敛了笑容，小声说道：“最晚一点得回去。”

安容与看向一旁淡淡笑着不说话的言澈，皱眉问道：“哥，你想帮他吗？你要是不想，吃了饭我就带你走。”

言澈笑道：“朋友有难，帮忙是应该的。”接着又看向在副驾驶位上几乎要拱手作揖的钦不语，“愿闻其详。”

眼见得逞的钦不语立刻解释道：“是这样的。我前段时间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大学生。嗯……挺聊得来，他在那个酒吧驻唱，我这不……想来看看嘛。”

安容与道：“你看就看，干嘛非要带上我们两个？”

钦不语坏笑道：“万一那人眼嘴歪斜，或是面谈后暴露低俗本性，你俩好及时救场啊。”说着又将身子竭力倒转了过来，补充道：“到时候你俩就在我旁边那桌坐着。他唱完三首歌就会来找我，之后看我手势。要是我揉头发，你就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再装作有急事溜了。”

任务难倒是不难，只是对于那位素未谋面的驻唱小哥来说或许有些残忍。不过谈情说爱本就是你情我愿，钦不语考虑的情况也算是在尽力给对方留面子了。

想起当初钦不语放下的豪言壮语，安容与气呼呼道：“呵，说好了带我玩，结果还是要给你跑腿。”

钦不语颇不好意思道：“今晚酒水管饱！”须臾，他又压低声音，“对了，我告诉他我是过来当外教的英语老师，到时候别露馅了。嗯……不过好像你们也没机会接触到他……算了，记得有这么一茬就行。”

难怪他今天一改日常风的打扮，换上了一身英伦风的定制西装，看起来的确就是一位远道而来的英国绅士。待晚上两人见面后，只怕对方会一眼就喜欢上，难以松手吧。

看着钦不语抓在靠背上的手，安容与挑眉道：“二哥，你要装穷，戴这块手表不合适吧？”说着，视线又移向旁边的袖扣，摇了摇头道：“你这袖扣一会儿在灯光下面怕是能把人闪瞎了。不是，你对穷老师的理解是不是有点问题？”

钦不语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左手上镂空的骷髅头，又瞅了一眼不远处嵌了姓名缩写的黑玛瑙袖扣，两样乍看毫不起眼的小玩意儿在车灯下相映成辉，从里到外透露着低调奢华有内涵。他没好气道：“我哪知道穷老师是什么样的……”

蹦出这句话后，两人慢慢转过头，看向在一旁默默看戏的言澈，眼里全是试探，欲言又止。

言澈摆摆手，笑道：“好吧，我勉强算是个穷老师。但是我也不知道英国来的外教应该怎么穿。”

钦不语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，捏着眉心：“我只想着拿出诚意来打扮，没考虑过这么多。”接着，他正色道：“算了，表先给你戴着，可是衣服怎么办？”

车内空间宽裕，安容与架起长腿，双臂在座椅上撑开，说道：“不行你就把衬衫口塞进外套里。”

钦不语试了试，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太鼓了。”他眼珠一转，对着司机说道：“李叔，先去一趟中心广场。”

李叔答道：“是，二少爷。”接着便在下一个路口拐了方向，五分钟后，开到了购物中心。

钦不语一边解安全带一边说：“你们跟我去？还是在车里等我？我买件衣服，马上就来。”

两人大概不想和司机大叔待在车里，互相尴尬，于是齐齐下了车，跟随钦不语走向商场。所幸他说马上，就真是马上，带头走进一家男装店后，随手抓了一件朴素的白衬衫，换上觉得合适，就直接穿着结账了。

虽然他这一番行动已经算得上是雷厉风行，但还是耽搁了将近二十分钟。李叔再开车出来时，正好赶上晚高峰。

在这样的时段，不管是宾利还是二手奥拓，都在这拥堵的车道上实现了众生平等。走走停停了将近两个小时，才晃晃悠悠荡到了餐厅。

两人下车后，跟随钦不语走进了商厦，一路坐着电梯直奔顶层，那里正是上安市内最豪华的旋转餐厅之一。